出曜經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序

《出曜經》者，婆須密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，集比一千章，立為三十三品，名曰法句，錄其本起，繫而為釋，名曰出曜。出曜之言，舊名譬喻，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。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，以前秦建元十九年，陟葱嶺、涉流沙，不遠萬里來至長安。其所閻識富博絕倫，先師器之。既重其人，吐誠亦深，數四年中，上聞異要，奇雜盈耳。俄而三秦覆墜，避地東周。後秦皇初四年，還轅伊洛，將返舊鄉，佇駕京師，望路致慨，恨《法句》之不全、《出曜》之未具，緬邈長懷，蘊情盈抱。太尉姚旻，篤誠深樂，聞不俟駕，五年秋請令出之，六年春訖。澄執梵本，佛念宣譯，道嶷筆受，和碧二師師法括而正之。時不有怙，從本而已。舊有四卷，所益已多，得此具解，覽之晝然矣。予自武當，軒衿華領，諮詢觀化，預參檢校，聊復序之。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造首。

出曜經卷第一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無常品第一之一

昔佛在波羅[木*奈]國。佛告諸比丘：「當來之世，眾生之類壽八萬四千歲。爾時壽八萬四千歲眾生輩，於此閻浮利內，眾生共居一處，穀米豐熟人民熾盛，鷄狗鳴喚共相聞聲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，爾時人民，女年五百歲，便外適娶。爾時有王，名曰蠰佉，七寶導從，以法治化無有阿曲。有自然羽寶之車，高千肘廣十六肘，竪立修治眾寶瓔珞，在大眾中，分檀布施無恪悔心，造立功德為眾導首，與諸沙門婆羅門諸得道者，遠行住止經過居宿皆悉給施，有所求索無所恪惜。爾時眾生壽八萬四千歲，有如來出世，名曰彌勒，至真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世尊；如我今日，成無上正真等正覺，十號具足。常當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；如我今日，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。與諸大眾，廣說深法上中下善，義味微妙，具足清淨修於梵行；

如我今日，與諸大眾廣說深法上中下善，義味微妙，具足清淨修於梵行。廣說如彌勒下生。如佛所說，有經名曰六更樂道，若有眾生生其中者，若眼見色，盡見善色不見惡色，見愛不見非愛，見可敬不見非可敬，見可念不見非可念，見美色不見非美色。諸有眾生耳聞聲者，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細滑、意知法，乃至天帝亦復如是。」

爾時世尊遊毘舍離獼猴池水大講堂上，爾時眾多毘舍離諸童子等，各生此念：「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問訊禮覲。」其中童子，或有乘載青馬青蓋被服皆青，或有乘載青黃赤白，被服皆白，撾鐘鳴鼓作倡伎樂，前後導從至世尊所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，若有不見諸天遊觀至後園浴池者，今當觀此諸童子等，所著法服乘載輿輦，與彼諸天亦無差別。所以然者，諸天被服與此無異。」

爾時座上數百千眾生之類，各作是念：「我等宜可發真誠誓，使我等後生生天上人中，恒著此法服永已不離，使當來世有佛興出，聞甚深法，永離苦惱入泥洹界。」如來以知眾生心念，求生三有不離苦惱，便與大眾而說此偈：

「所行非常，　　為磨滅法，　　不可恃怙，

　變易不住。」

爾時眾生聞此一句偈，不可稱計百千眾生，於現法中漏盡意解，皆得道果。

昔有婆羅門四人皆得神通，身能飛行神足無礙。此四梵志自相謂言：「其有人民以餚饌食，施瞿曇沙門者，便得生天不離福堂，有聞法者入解脫門，我等今日意貪天福，不願解脫不須聞法。」是時，四人各執四枚甘美石蜜，一人先至如來所，奉上世尊。如來受已，告彼梵志而說此偈，所行非常；梵志聞已以手掩耳。次第二人至如來所，貢上石蜜。如來復說此偈，謂興衰法；梵志聞已以手掩耳。次第三人至如來所，貢上石蜜。如來受已，復說此偈，夫生輒死；梵志聞已以手掩耳。次第四人至如來所，貢上石蜜；如來受已，復說此偈，此滅為樂；梵志聞已以手掩耳，各捨之去。

如來觀彼心意念，知應得度，便以權便隱形不現，四人各聚一處自相謂言：「我等雖施瞿曇沙門，意不決了，瞿曇沙門有何言教？」先問前者：「奉上石蜜得何言教？亦不聞法乎？」對曰：「我從如來聞一句義，所行非常；聞此義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。」次問第二人：「至如來所得何言教？」其人復自陳說：「吾至如來所貢上石蜜，如來與我

而說此偈，謂興衰法；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。」次問第三人：「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？」其人復自陳說：「至如來所貢上石蜜，如來與我而說此偈，夫生輒死；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。」次問第四人：「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？」其人對曰：「至如來所貢上石蜜，如來與我而說此偈，此滅為樂。」四人說此偈已心開意解，得阿那含道。

爾時四人自知各得道證，還自懇責，至如來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，須臾退坐白世尊曰：「唯願如來！聽在道次得為沙門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善來比丘！快修梵行。」爾時四人頭髮自墮，身所衣服變為袈裟，尋於佛前得羅漢道。

佛臨欲般泥洹時，告大迦葉及阿那律：「汝等比丘當承受我教、敬事佛語，汝等二人莫取滅度，先集契經、戒律、阿毘曇及寶雜藏，然後當取滅度，廣說乃至供養舍利。」盡耶旬竟，便共普會集此諸經，五百羅漢皆得此解脫，捷疾利根眾德備具普集一處，便與阿難敷師子高座，勸請阿難使昇高座。已昇高座便問阿難：「如來最初何處說法？」時阿難便說：「聞如是一時。」說此語已，時五百羅漢皆從繩床上起，在地長跪：「我等躬自見如來說法，今日乃稱聞如是一時。」普皆舉聲相對悲泣。時，大迦葉即告阿難曰：「從今日始出法深藏，皆稱聞如是，勿言見也。」「佛在波羅[木*奈]仙人鹿野苑中，爾時世尊告五比丘：『此苦原本，本所未聞、本所未見，廣說如經本。』」是時，眾人已集契經。是時，尊者迦葉復問阿難：「如來最初何處說戒律？」時阿難報大迦葉：「吾從佛聞如是。一時佛在羅閱城伽蘭陀竹園，時迦蘭陀子名曰須陳那，出家學道在比丘境，最初犯律，至不度法，廣說如戒律。」是時，迦葉復問阿難：「如來最初何處說阿毘曇？」

阿難曰：「吾從佛聞如是。一時佛在毘舍離獼猴池側普集講堂所。爾時世尊見拔耆子因緣本末，告諸比丘：『諸無五畏恚恨之心者，便不墮惡趣，亦復不生入地獄中，廣說如阿毘曇。』」初夜集阿毘曇竟，後夜便說出曜，而說此偈：「睡眠覺寤，何以故說，睡眠覺寤？如世尊等，正覺所說：『夫睡眠者，損命愚惑，有所傷壞，不成果證，沒命無救，不至明處。所以然者，如人覺寤，便能修德，造立善本，躭著睡眠，便失此法，故謂愚惑。』」

時座中復有說者：「如佛所言：『若有眾生，覺寤之中，所念眾事，於睡眠中，澹然無想。』世尊告諸比丘：『寧睡不覺，此云何通？』是故佛說除去睡眠常念覺寤，如佛說偈，睡眠覺寤，宜歡喜思，言歡者內心踊躍，喜怡歡樂善心生焉，是故稱說宜歡喜思。聽我所說者，專意一心無有亂想，意定無誤堪任承受，是以故說聽我所說撰記出曜。言

出曜者，過去恒沙諸佛世尊，皆共讚歎出曜法義，如來世尊亦名最勝。云何為最勝？勝諸結使不善之法，勝婬怒癡，勝一切生死結縛，勝外道異學尼乾子等九十六種術，於中特出，故曰最勝。演說暢達無有留滯，布現演吐為諸天人，義味成就，是故說撰記出曜。如世尊所說，演說暢達無有留滯，如世尊說一切通達，仙人慈哀一身無餘，如世尊所說者，暢達演說言無留滯，故曰世尊說也。一切通達者，一切智達、一切示現、一切通了、分別一切義。遊六神通成無上道，如來六通亦非羅漢所能及逮，佛為諸度最勝最上，於諸法相悉能分別，故曰一切通達也。仙人慈哀者，一切充滿生死悕望如父母之想，擁護心慈哀之意，諸佛世尊亦言仙人，修神足道亦名仙人，眾德具足亦名仙人，長夜修善亦名仙人，是以故說仙人慈哀也。一身無餘者，所謂身者，依四大根本更無復有，亦無邊際，亦無出生，如佛存在躬自演說。阿難！當知末後境界，末後無胎末後所受形分如我。阿難！更不復見天地方域，更受此身，此是苦邊，故曰一身無餘也。」

所行非常，　　謂興衰法，　　夫生輒死，

此滅為樂。

昔諸梵志各誦師法，分為二部，所見萬物皆有，一部自稱萬物皆無。諸言有者，如來分別除去猶豫斷其悕望，便與演說所行非常。諸言有者，自有讚誦：

以利輪劍，　　殺害眾生，　　恒知惠施，

無有善惡：　　亡形不變，　　身體中間，

利劍來往，　　不傷其命：　　地大恒在，

風界無著，　　火受苦樂，　　命根亦爾：

正使利劍，　　通達來往，　　亦不見有，

善惡之報：　　設害父母，　　無善惡報，

況當餘者，　　而有其果？

猶如以瓶盛雀，有人打瓶，雀便飛逝；傷害眾生，命自遠逝，無所傷損。如來世尊，欲去彼邪見眾生，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，遷轉不住為磨滅法，命如朝露暫有便滅，故曰所行非常。

一部自稱萬物無者，共相慶賀成我等義。如來觀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：「謂興衰法，夫興衰者，夫盛有衰，合會有離，無身則已，受身有何可避？」梵志復作是念：「設衰耗法更不生者，則成我義。」是故世尊重與說義：「夫生輒死，輪轉不住，諸受陰持共相受入，慧眼觀察乃能分別，猶如日光塵數流馳難可稱計。」此五盛陰身，眾行所逼流轉生死，無有懈息，故曰夫生輒死。此滅為樂者，所謂永盡無餘，無欲著意，常息安寧最第一樂，無生滅想成第一義，無欲樂、無為樂、無漏樂、盡樂、滅樂，故曰此滅為樂。

何憙何笑，　　念常熾然，　　深蔽幽冥，
而不求錠？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食後日晡，有眾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輩弟子，欲聽如來說甘露法。有異方道士異學婆羅門七人，頭鬚皓白拄杖呻吟來至佛所，稽首作禮叉手白佛言：「吾等遠人伏承聖化，久應歸命道術有簡，今乃得來覲覩聖顏，願為弟子得滅眾苦。」佛即聽受，悉為沙門，勅七比丘共止一房。然此七人覩見世尊，尋得為道，不計無常變易之法，共坐房中思惟世事，小語大笑不念成敗，命日促盡不與人期，但共戲笑恣意放逸不念無常。爾時世尊起至房中，而告之曰：「卿等為道，當求度世無為之道，何為大笑？一切眾生自憑五事。何謂為五？一者恃怙年少，二者恃怙端正，三者恃怙力勢，四者恃怙才器，五者恃怙貴族。卿等七人小語大笑，恃怙何等？」於是世尊即說頌曰：

「何喜何笑，　　念常熾然，　　深蔽幽冥，

而不求錠？」

何喜何笑者？爾時世尊告七人曰：「汝等七人來在道境，亦復不在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。」復告比丘：「我先有教，未能盡漏不可有所恃怙，汝等受形未脫結縛，蛇蚖共居成五盛陰，云何於中小語大笑？當念此苦永劫不除，方興戲笑以成塵垢，苦哉難悟，卿等是也。」故曰，何喜何笑，是世尊教勅之言。念常熾然者，云何為熾然？以無常火而為熾然，亦以苦火而為熾然，愁憂苦惱而為熾然。又以何等而見熾然？愛欲瞋恚愚癡憍慢，嫉妒恚疑所見熾然，故曰念常熾然。深蔽幽冥者，猶人夜行不覩顏色，生

盲無目不見玄黃，如此幽冥蓋不足言。所謂大幽冥者，無明纏絡遍人形體無空缺處，是謂大冥覆蔽眾生，不別善惡趣要之本，不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，亦復不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，故曰深蔽幽冥。而不求錠者，云何為錠？所謂智慧之錠，以智慧錠為照何等？答曰：知結所興以道滅之，分別善趣惡趣出要之本，能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，善能分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，普曜諸法無不明照，而更捨之乃趣冥道故，曰而不求錠。

諸有形器，　　散在諸方，　　骨色如鴿，

斯有何樂？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異比丘，日至城外曠野塚間，路由他田乃得達過，其主見已便興瞋恚：「此何道士日此往來不修道德？」即問道人：「汝何乞士，在吾田中縱橫往來，乃成人蹤？」道人對曰：「吾有鬪訟來求證人。」時彼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，便逐道人私匿從行，見曠塚間屍骸狼籍膖脹臭爛，鳥狩食噉散落異處，或有食噉盡不盡者，有似炙鴿蛆蟲咂[口*束]臭穢難近，烏鵲狐狗老鷲鵄鴞噉死人屍。比丘舉手語彼人曰：「此諸鳥獸是我證人。」其人問曰：「此諸鳥獸可為證人，汝今比丘與誰共諍？」比丘報曰：「心之為病多諸漏患，我觀此骸分別惡露，便還房室還自觀身，從頭至足與彼無異，然此心意流馳萬端，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。我今欲誡心之原本，汝心當知，興起是念，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。我今凡夫未脫諸縛，然此心賊不見從命，以是之故日住曠野，為說惡露不淨之想，復與心說，心為卒暴亂錯不定，心今當改無造惡緣。」時彼田主聞道人教，以手揮淚哽咽歎言。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，修不淨想，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。爾時比丘及彼田主，即往曠野大畏塚間，得須陀洹道。

爾時世尊天眼清淨無瑕穢，觀見二人成其果證，因宿本緣，亦欲示現後學之徒，使將來世現其大明，正法久存無能中滅，便自稱慶而說此偈。諸有形器者，或有手脚臂肘腰膕髀膊、膝踝足跟髑髏支節，各在異處，是故說曰諸有形器。散在諸方者，猶木無識，本所愛樂不去心懷，莊嚴文飾香花脂粉芬熏其身，今皆散落，各在異處。骨色如鴿者，本所眾生億百千數，而見愛念觀無厭足，如今億百千眾所見薄賤，覩皆怖慴身毛為竪，是故說曰骨色如鴿。斯謂何樂者，世言有樂則是凡夫愚惑之人，智者所棄，愚人所樂，智者懷愧但有醜陋，愚者翫習甘樂不捨，藏匿懷抱。

若如初夜，　　識降母胎，　　日涉遷變，

逝而不還。

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為，有為之相興衰變易。問曰：「故當萬物恒有常者，死屍骸骨不久存乎？百二十時謂之一日一夜，若當形骸久存世者，一人形體遍滿世界。」答曰：「以其眾生與根共生、與根共滅，以是之故骸不久存。設當眾生與根共滅與根共生者，骸骨便當久存於世。復次與識共生與識共滅，是時形骸不久在世，若當眾生與識共滅與識共生，爾時形骸久存於世。」問曰：「若當老耄久存世者，人初出胎頭髮恒不白乎？」答曰：「所謂頭髮皓然白者非衰老義。」「此義云何乎？」答曰：「依彼受形分時，便有衰色之變，有白髮生猶酒酥麻油必有濁滓，受形分時亦復如是，便有衰色白髮生焉。」是故說曰若如初夜。識降母胎者，猶如男識女識降在母胎，據在一時之內，或生或滅，經百千變起滅不息猶如輪轉，不可稱計，唯有天眼乃得見耳。時識過去及還來者，亦非神呪技術能制，去自永逝來亦無跡，識處母胎生滅不停亦復如是，猶河東流終不西顧，胎識去過終不還反，唯有天眼，見胎識還見胎識去。

晨所覩見，　　夜則不現，　　昨所瞻者，

今夕則無。　　我今少壯，　　無所恃怙，

少者亦死，　　男女無數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尊者阿難，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，遙見門外有眾男子作倡伎樂而自娛樂。尊者阿難入城乞食訖欲還出城，見此伎人忽已命終，眾人舁舉號哭相向。時尊者阿難便生此念：「奇哉變怪無常對至，何其速乎？我向晨朝入城乞食，見此男子五樂自娛，像如天子，如今受對取無常耶？」時尊者阿難出舍衛城祇洹精舍，收攝衣服淨洗手足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。爾時尊者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我向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見有男子作倡伎樂五欲自娛，便入城乞，還出在外，見此男子忽已命終，眾人舁舉號哭相向。時我，世尊！便生此念：『奇哉變怪無常對至，何期速乎？我向晨朝入城乞食，見此男子五樂自娛，像如天子，如今受對，取無常耶？』我今所見甚為奇特，未曾所覩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汝今，阿難！有何奇特？我曾所覩乃為奇特，出過汝今所見者上。我曾昔日到時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分衛乞食。時我，阿難！見有男子在祇洹門外作倡伎樂五欲自娛，時我入城乞食訖還出城外，見此男子作倡伎樂如本不誤。我見奇特出汝者上。」爾時阿難即白佛言：「此是常儀，有何奇特？」佛告阿難：「命速於風，逝難制御，汝今方言，有何奇耶？」爾時世尊觀察此

義尋究本末，欲使比丘明鑒此法，為將來眾生現大光明，亦使正法久存於世，爾時世尊便說出曜之偈：

「晨所覩見，　夜則不現，　昨所瞻者，

今夕則無。　我今少壯，　無所恃怙，

少者亦死，　男女無數。」

前所覩者夜則不見者，晨朝所見眾生之類數千百眾，暮則不見，諸有眾生思惟校計善根具足，意不錯亂，則自覺知命如琢石閃現已滅，誰當興意貪著此乎？唯有無聞凡夫愚人，乃興此心生貪著意。昨所瞻者今夕則無，如昨所見進止行來，設彼有念思惟善本殖眾功德，心便勇猛能自改悔，內自興發不可樂想，是故說曰，晨所覩見夜則不現，昨所瞻者今夕則無也。我今少壯無所恃怙，如有愚人無所聞知，自怙強壯氣力熾盛，苟得自縱隨其所如不顧後慮。自稱端正顏貌殊特，餘者卑賤非我等友，色力財富出眾人表，既自盛壯獨步無侶，所願者得無能拒逆，所欲自恣不避豪強，亦復不思無常對至，不覩生死苦惱之患，是故說曰，我今少壯無所恃怙。少壯亦死男女無數，正使無數眾生之類，男女大小受形分者，氣力殊特財富無數，所欲自恣年皆盛壯，於人世間壯者命終多於老者皆為無常，所見蹈藉，然彼終者先在世時不修功德，諸善之本無所恃怙，從今世至後世流馳五趣無有懈息，是故說曰，少者亦死男女無數。在胎自敗初出亦殤，既生子壞孩抱而喪，諸老少壯乃中間人，漸漸以次如果待熟。

六十千生六十百生，於生藏壞斯由害人，所謂人者國王一億則害導師商人父母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。興心起意害此輩人，或入阿鼻地獄或熱，大熱，啼哭，大啼哭等，活黑繩等，會地獄畢此罪已生六畜中，經歷劫數往來周旋，乃復人身，於其中間在生藏中不卒其命，是故說曰，在胎自敗也。初出胎亦壞者，或有眾生始出胎門而命終者，或有眾生，始欲造福功業未果，便於胎門中夭命者，斯由前身興心傷害彼造福人，是故說曰，初出亦殤。既生子壞者，或有眾生施功立德，在諸塔寺施設園菓浴池橋梁清廁，功業未就為人所害，斯由先世害福德人，死入地獄畜生餓鬼，經歷久遠乃還復人，既生離胎於中逝殤，是故說曰，既生子壞也。孩抱而喪者，或有眾生於塔寺中施功立德，施設園菓浴池橋梁清廁，功業已就餘功未幾，便為人所害，斯由前身興心殤害彼造福人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，於中畢罪生畜生中，雖得為人未別白黑，便於孩抱夭其命也。

諸老少壯，　　及中間人，　　漸漸以次，

如菓待熟。

昔日尊者馬聲說偈曰：

「或有在胎喪，　　已生在外終，

盛壯不免死，　　老耄甘心受。

猶樹生狂花，　　結實時希有，

志故必欲捨，　　伺命召不忍。」

猶彼菓樹隨時繁茂，狂華生長遇風凋落結實者尠，或已結實遇雹墮落，或有未花而凋落者，或有已華而凋落者，其中成實待熟落者，少少耳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於百千生其中身，若一若二處胎出胎少壯老疾，悉歸斯道無免此患，於百千生老壽命終若一若二，少壯死者不可稱計，是故說曰，諸老少壯及中間人，漸漸以次如菓待熟。

命如菓待熟，　　常恐會零落，

已生皆有苦，　　孰能致不死？

昔惡生明王嚴駕翼從詣後園遊觀，眾菓樹木行列相當，彼國常禮，菓熟乃食終不噉生。時王有教勅守園者，若有菓蓏墮落地者不應獻上，有犯此制當梟其首。時守園人內自思惟：「此惡生明王暴虐無道，殺害生類無慈愍心，若當我今犯制者，死在旦夕不免其困。然今此園樹菓眾多，在樹既少墮落者眾，設責我菓更無於出。且自逃走求出家學。」即踰牆出至世尊所，五體投地願為沙門。佛即然可，得在道次，靜寂無為，不興巧便坐禪誦經，亦復不習戒律阿毘曇，謂為行道齊是而已，亦復不惟空閑曠野經行諷誦十二難得勤勞之要，自憑三事不慮後緣，內自喜慶：「我今已脫形急之患，今且自安焉知餘者。」爾時世尊觀其人心，欲使免苦濟眾戹難，欲使安處善法妙堂，欲拔根本離生死原，將入解脫無退轉道。爾時在眾便說此出曜偈曰：

「命如菓待熟，　　常恐會零落，

　已生皆有苦，　　孰能致不死？」

爾時比丘聞佛所說，內自怨責，懷慚愧心，在閑靜處思惟惡露止觀之道，即於彼處成阿羅漢。

　譬如陶家，　　埏埴作器，　　一切要壞，

　人命亦然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一陶師造作瓦器，觸物不却隨其形狀亦無疑難。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，勑諸瓦師使造器皿，彼人事猥竟不成辦。時波斯匿王內懷恚怒，勑語傍臣：「至瓦師家毀壞其器。」時彼瓦師懼失命根，竊自逃走至迦尸國界，復於彼土造作瓦器。波斯匿王聞彼造器，復遣臣佐至彼國界，悉使壞破所造瓦器。時彼瓦師復自逃走至拘薩羅國，復於彼土造立瓦器。波斯匿王聞彼造器，復遣臣佐使壞其器。時彼瓦師財產竭盡無復生理，食不充口衣不蓋形，恒懼波斯匿王當取殺之，便復逃走入深山中，往至世尊所求為道人。時佛默然聽在道次。然彼人內不思惟，謂為永離困厄之難，不復懼彼為王所害，在閑靜處不思道德，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，亦復不分別義理，諸度世道亦復不習，坐禪誦經佐助眾事，永離三事不勤採習，謂為行道齊是而已，不增翅勇進求上人法，然未得證不勤求證，然未得果不勤求果。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，以漸化彼無疑網意，便告彼人以免瓦器之功，更不懼喪身之惱，唯有五盛陰為瓦之形，此為大畏無免其患。瓦器雖壞，不懼當墮地獄餓鬼畜生之道，五盛陰為形瓦器，先不造諸功德福業修諸善本，無所恃怙亦無歸趣，恒畏地獄餓鬼畜生。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，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，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，爾時在眾便說此偈：

「猶如陶家，　　埏埴作器，　　一切要壞，

　人命亦然。」

諸有生熟之器要當歸壞，漸成糞聚無可貪者，諸有生類受五盛陰為坏之器，及剎利、婆羅門、栴陀羅種受形分者，短壽長壽、饒財貧匱、端正醜陋、豪族卑賤、有顏無顏、智慧愚闇，盡歸於死，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曠塚間。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，知無

常之要，達罪福之源，解興衰之變，遵滅度之行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。

猶如張綜，　以杼投織，　漸盡其縷，

人命如是。

昔日有人善能織罽，兼有一息意常惰嬾，數勸語公：「作應舒遲何必速疾？此功適訖後更無作。」父告其子：「此功雖訖更有餘務。」如是語公往來數十，兒神識錯，尋於父前肝裂命終。時父見子命根已斷，即捨居業出家學道，雖為沙門念子在心不能捨離，亦復不思惟道德專定坐禪求增上法，亦復不思惟契經戒律阿毘曇，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，唯心存在念彼亡子。爾時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彼人心意所向，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，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，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，在於眾中便說出曜之偈：

「猶如張綜，　以杼投織，　漸盡其縷，

人命如是。」

一切萬物皆當歸死，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於曠野塚間。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，知無常之要，達罪福之原，解興衰之變，遵滅行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。

猶如死囚，　將詣都市，　動向死道，

人命如是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勅典獄者，諸有盜賊罪應入律詣市殺之，時有一賊在大眾中逃竊得脫，外假法服私為沙門。然彼人內不思惟，謂為永離困厄之難，不復懼彼為王所害，在閑靜處不思道德，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，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，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，永離三事不勤採習，謂為行道齊是而已，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，然未得證不勤求證，然未得果不勤求果。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，以漸化彼無疑網意，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怨，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，為諸結使所見殘害，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。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，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，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，於大眾前便說此偈：

「猶如死囚，　　將詣都市，　　動向死地，

人命亦然。」

時彼比丘在閑靜處，思惟挍計內自懇責，解知萬物皆悉無常，生不久存盡歸於滅，興衰之變斯來久矣，非適今也，即於佛前悔責自改，成阿羅漢道。

如河駛流，　　往而不反，　　人命如是，

逝者不還。

昔有眾人在江水側坐，而觀看瞻水成敗傷害人民無復齊限，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墮水死者亦無有量，其中得解脫者萬中有一。於深水得解脫者，往至佛所求為沙門。佛便然可，聽在道末。內不思惟，謂為永離困厄之難，不復懼彼為水所溺，在閑靜處不思道德，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，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要，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，永離三事不勤採習，謂為行道齊是而已，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，然未得證不勤求證，然未得果不勤求果。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，以漸化彼無疑網意，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賊寇之難，故有餘怨五盛陰身，輪轉五趣無有解已，為諸結使所見殘害，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。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，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，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，於大眾前便說此偈：

出曜經卷第一